



The Evolution
of a Viagra Salesman

Hard Sell

软磨硬泡

一名伟哥推销员的成长史

[美] 杰米·里迪 著 龙威 译
Jamie Reidy

法律出版社

软磨硬泡

一名伟哥推销员的成长史

[美] 杰米·里迪 著 龙威 译

Jamie Reidy

法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软磨硬泡 / (美)里迪(Reidy, J.)著;龙威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3
书名原文:Hard Sell
ISBN 978-7-5118-1781-5

I. ①软… II. ①里…②龙…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15196号

软磨硬泡:

一名伟哥推销员的成长史

[美]杰米·里迪 著

龙威译

编辑统筹 大众出版分社

策划编辑 柯恒

责任编辑 柯恒

装帧设计 乔智炜

©法律出版社·中国

出版 法律出版社

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世纪千禧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责任印制 沙磊

开本 787×960毫米 1/16

印张 13

字数 211千

版本 2011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法律出版社(100073 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7号)

网址/ www.lawpress.com.cn

电子邮件/info@lawpress.com.cn

销售热线/010-63939792/9779

咨询电话/010-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100073 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7号)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北京分公司/010-62534456

上海公司/021-62071010/1636

深圳公司/0755-83072995

西安分公司/029-85388843

重庆公司/023-65382816/2908

第一法律书店/010-63939781/9782

书号:ISBN 978-7-5118-1781-5 定价:28.0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献给我的父母：里奇和洛丽塔

他们给了我幽默感，

还有信心，让我相信，

大家想听听我的故事。

(如不满意)你就怪他们吧。

我们不可能都成为牛仔，
所以，我们有些人就当小丑吧。

——来自歌曲《晚安，伊丽莎白》
数乌鸦乐队(*Counting Crows*)演唱

致谢

首先要感谢的是我的弟弟帕特里克和我的妹妹安妮·玛丽,要没有他们的宽忍大度,我早就挂了。感谢你们没趁我睡觉时把我掐死。

1990年夏天,乔·米莱蒂给我写了一封信,话语朴实:“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作家,杰米。”他可能都不记得那封信了,但我永生难忘。你是第一个鼓励我的人,谢谢你,乔老爹。

自大狂有时需要点硬心肠才能认清自己。为此,我要感谢雪莱·柯利。我这个人,是得要赶鸭子上架的。

感谢剧作家特德·格里芬。他跟我谈了谈,让我换个书名,于是,这本书的名字改成了《软磨硬泡》。

我没法不感激莫琳·林奇、卡罗尔·奎格利和史蒂夫·伊根,这本书他们自愿读了很多次,我则厚着脸皮享用了他们的热心。他们热心督促,眼光锐利,而且浏览迅速。下次我写书时,希望你们再来,就算只为了喝上一杯啤酒也好。

感谢亚当·杜立兹,他允许我引用数乌鸦乐队的歌词作为本书的扉句。还有妮可·杜立兹,是她在我和她的大哥之间牵线搭桥。

我的出版合同仍然让我感到头晕,看不懂。我必须要谢谢帕特里克·斯威尼,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律师,更是一位好朋友。

我是在没有经纪人张罗的情况下出版这本书的。真的。我欠艾德·特里福恩一份情,是他坚持动用自己的关系,把这本书介绍给了

安德鲁斯 - 迈克密尔出版公司。在此我要好好谢谢他。艾迪*,我们是圣母大学的校友。

我的编辑是克丽丝·施立格。我对她的感激之情连绵不绝,要知道,她眼睁睁地看着有人把一份手稿就这么扔在了她的办公桌上。谢谢你对我的信任,克丽丝,你让我看上去很美。

我的头号粉丝总是那么乐观而孜孜不倦地替我修订文稿,没有她,我走不到今天。医学博士玛丽·哈德,这本书有一部分是你的。

最后,感谢在辉瑞公司里与我工作过的男男女女(尤其是那些阴险的人、反复无常的人和呆板无用的人),感谢你们带来的笑声和教训,还有各种故事。你们可真是推销有术。

* 艾德的呢称。——译注

目录

致谢	1
序言	1
第 1 章 入门	6
第 2 章 新手训练营	20
第 3 章 蹒跚学步	43
第 4 章 独自上路	62
第 5 章 辛苦谋生	80
第 6 章 语音邮件：朋友和敌人	94
第 7 章 人言可畏	104
第 8 章 紧咬不放	115
第 9 章 销售业绩最重要，笨蛋	130
第 10 章 “维生素 V”	146
第 11 章 伟哥的世界	157
第 12 章 性别也能卖钱	175
第 13 章 上天或是入地	183
后记	195

序言

“房事前一小时吃第一片!”泌尿科医生大喝。声音传到了走廊,非常响亮,我和其他二十五个男人正挤在候诊室里,大家都听得一清二楚。我呆住了,浑身不自在。我才知道:伟哥原来是这么来吃的!

那时,我干医药销售行业已有三个年头,多次目睹了侵犯病人隐私的事情。虽然也在尽量避免,医生还是经常当着其他患者的面,告诉病人这样那样。如果是支气管炎或过敏的问题,这不算什么,但我之前还从未遇到过一位医生在所有人都能听见的情况下这般吆喝,基本上就等于在说:“这老兄勃不起来!”

伟哥真是让人发疯。

而我早该看出这种疯狂正在袭来。两个月前,父亲来了个电话,这个电话足以说明问题。

我在父母身边长大。在家里,谈性论爱就像教皇四处巡访一样稀松平常,大家也都还相安无事。父亲老想单独找我说说“小鸡鸡和小蜜蜂”*,结果都被母亲出面制止,然后她再给我做些解释。因此,1998年3月中旬,就在联邦食品及药物管理局(下文简称FDA)批准伟哥上市的几天前,父亲打来电话,打趣说他也有性爱时,我有点措手不及。

* 比喻两性关系。——译注

那年一月,我与其他 119 名销售代表一道被提拔进了辉瑞公司新设立的泌尿部,这个部门是为了把伟哥推销给那些经常治疗勃起功能障碍的医生们而特别设立的。头两个月,我们都在忙着与新客户初步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这可能会有点尴尬,毕竟,与一位医生初次见面就得谈论阴茎充血的事情。此外,我们也向他们推销其他三个产品。不过,没有哪个泌尿科医生愿意聆听我们的药物怎样治疗前列腺感染,或是帮助男人减少夜尿次数。他们只想知道,这神奇的药片什么时候能上市。

关于这个问题,我告诉父亲,我正在准备伟哥的上市发布会。

“我就知道,辉瑞的股票要暴涨了,”他兴高采烈。

“的确如此,老爸,”我在电话里点头称是,就像所有的儿子乖乖地跟父亲谈话时那样。

如果我此时挂掉电话,我们之间可能就永远不会有“这次谈话”了。停顿了一会儿,老爸继续开腔,夹杂着那种挤出来的轻微笑声,很古怪;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将会非常熟悉这种笑声。

“嗯,哈,哈,杰米,你要是拿到一些样品,给老爹送两片怎么样?哈哈,哈哈。”

关于性爱的话题,父亲和我只有过那么一次算得上成功的交谈,还是在我十岁那年的圣诞节之夜。

当时,最后一位客人离开后,他和我坐在屋外的廊梯下。洗碗机在厨房里嗡嗡作响,我们能听见母亲进进出出各个房间,清理无数个盘杯器皿。父亲凝视着屋内,心满意足,颌首微笑。因为圣诞夜的欢闹和半打威士忌鸡尾酒的作用,他有些无精打采。此刻,只有我们俩,享受着假日的闲暇。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有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好几天,我要提出来。

我故意大声咳嗽,打破了沉默。他晃了晃酒杯里的冰块,抬起眼

睛,看着我。我壮起胆,问他,如果一男一女做爱时,男人的阴茎卡在了女人的阴道里,会发生什么后果?(对于一个十岁的男孩来说,想象不出还有比这更糟糕的困境了。)

他不假思索地回答:“那你可撞大运了。”

唉,我们之间关于性的其他谈话,对任何一方来说,都是些既不值得怀念,又让人很不舒服的体验。于是,我们彼此心照不宣,不再谈论这个话题了。

现在,电话里,他就这么说着跟老妈“那个”的事情。恶心。一想到父母做爱的情景——天命之年仍在做爱——我就哆嗦。我当然不会天真地以为父母从来不做爱。我知道他们是做过爱的。最起码有三次。三个叫杰米、帕特里克和安妮·玛丽的孩子,足以证明这一点。我宁可在千斤顶上跪半个小时,也不愿跟父亲开玩笑,谈论他的性生活。得做点什么,防止这种情形重演。

“你知道吗,老爸,”我说,“真是蹊跷啊。”

此时的他还在为需要伟哥这种荒谬的想法而春心荡漾。“什么事?”

“是这样,老妈两个月前给我打电话,要我送些伟哥的样品给你。”

于是,这次谈话戛然而止。我们迅速换了个话题。

大功告成。

只不过,当伟哥促使我们父子俩十五年来第一次谈起性事这个话题时,我应该意识到,辉瑞公司的蓝色小药片将要改变世界。两个月后,站在那家泌尿科医院里,对于 A. V. 生活——此“A. V.”,是指“有了伟哥之后”(After Viagra)——我算是窥见端倪了。

“房事前一小时吃第一片!”

片刻之前,当我奋力推挤着蹭到前台时,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产

生了错觉。这可是星期五呀。就像医药推销员一样,病患人士也不愿意在周末前最后一个下午的下班时间跑到医生的办公室。毕竟,谁会希望自己的周末时光是从医生这儿开始呢?然而,1998年春天,许多男人跟他们的泌尿科医生都是在周五预约候诊,因为一周工作时间内的其他任何一天,他们可能都预约不上。FDA批准伟哥上市后,医院的泌尿科就如同二战期间的美国钢铁厂,即使医生每周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时出诊,仍不能满足需求。

我倚在前台的窗口,与几名护士闲聊起来,然后,我们就听见泌尿科医生的嗓门越来越大,几近呼喊。我以为某个护士会跑过去,看看是怎么回事。但是,她们见怪不怪,彼此相视而笑。当医生大声嘱咐伟哥应该怎么服用时,我不禁愕然,心想,这下好了,候诊室里的每个人都知道了,这位伙计需要伟哥的帮助。我没想到的是,人家自己可满不在乎。

“要是今晚不见效,明晚就吃两片!”一分钟后,门开了,医生向我们大步走来。他摘下眼镜,擦了擦鼻梁,摇摇头,然后咧开嘴笑起来。不一会儿,门又开了,却不见有人。如果不是被什么东西挡着,门肯定会自动关上。但是,门就这么开着。等我看清楚是什么东西挡着门的时候,我几乎要跌坐在地。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铝合金脚架的底部。随后,助步器的其他部分也慢慢出来了,但是,它们的主人花了更长时间才完全现身。尽管出场时间不短,这位老兄还是得先休息一下。用助步器行走的同时,还拽着一个氧气罐,太不容易了。他起码七十岁,不过,从鼻孔里吊下来的管子,使他看起来更老。这位老兄也需要伟哥?

看出了我的疑问,泌尿科医生向我保证,这名患者,对于伟哥的市场来说,堪称刚性需求。

“我知道,他看起来好像离殡仪馆也就剩下十分钟的路了,”医生

说,“不过,他确实状态良好,心脏也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他根本不必带着氧气,这么做,更主要是心理安慰。”

我们目送这个人“走”进了候诊室。看到他,其他患者吁了一口气,个个如释重负,面露喜色——我们大家都有希望了。

我转向办公室里的护士,期待谁来解释一下,这样的老翁岂能还有性行为,怎会依然贪恋性爱?

“每个人都想要做爱,”一位护士说,耸了耸肩。

而一枚蓝色小药片,就能帮助他们畅享鱼水之欢。

我张口结舌。站在这家拥挤的泌尿科医院里,我祈祷了一番:“主啊,请让我在七十岁后也能做爱。”

穿过停车场时,回望这家疯狂的驿站——在人生旅途中,我将于此暂且落脚——我不得不带着一丝嘲讽问自己:我究竟是怎么干起这一行的?

第1章

入门

“你是白痴吗？到底想干嘛？”

当我决定提早从陆军退役时，这就是我父亲的反应。1994年，部队进行缩编，有一百名陆军中尉获准在完成四年服役期限之前退役，我是其中之一。对于我的决定，我以为老爸只是吃惊而已，顶多还会有些不安。但我没有料到，他竟怀疑起我的智商。我想，那样说我可稍有些过分了。我是白痴？

我因为得到“陆军预备役军官训练营奖学金”的资助，进了圣母大学深造。完成学业后，我便入伍服役，已满三年。这三年的大部分时间是驻扎在位于日本神奈川县的座间基地，这让我疲惫不堪，度日如年。从老妈把中尉军衔的横杠别在我肩上的那一刻起，我就只想把它们都扯下来。但凡有一线希望，我自然要抓住不放，而老爸却抓住我不放。

“哦，不，老爸，我不是白痴，只是这个——”

“我的天，杰米，我当然知道你不是白痴。但是，事关重大，你不该莽撞行事。你认真考虑过这个决定吗？”

也许，他真认为我是白痴。“别这样，老爸，当然啦，这个我考虑很久了。我知道我放弃的是什么，而且——”我打算再扯两句，然后结束这次谈话。

“你知道！你知道什么？你才二十五岁，你不懂，知道吗？你不知道你在放弃什么。杰米，你是一名军官。你真是不知道珍惜。还有六个月，你就会晋升为上尉。很快，到四十二岁时，你就能领退休金了，然后便可以每天去玩高尔夫，打它个三十六洞。”

砰！是关酒柜的声音，没错，接着就是冰块在鸡尾酒杯里发出的叮叮当当的声音。

“可是，老爸，那还得等十七年啊。我在部队里连十七天都不想待，更别说十七年了。”我顺手朝墙上扔出一个塑料篮球玩具，它又弹了回来，这越发显得我这个人极不成熟，正如父亲先前给我扣的帽子。

“为什么不想待？这是一份有保障的工作。看看这份工作到目前为止给了你什么：经验、纪律，还有旅行。你这会儿在日本，对不对？想想看，要不是有部队，你会在哪儿凉快？”

他的话倒是有那么一丝道理。我要补充的是，他的这点道理，自打我开始服役，他就不厌其烦地再三唠叨。是啊，专业学的是英文，而且又不是那种用功学习的人，毕业后，我的就业前景确实不那么乐观。混到最后，我也许就是在东北部地区的预科学校教教英语，再当个摔跤教练，挣每小时一美元三十七美分的工资，还是税前。因此，回头瞧一瞧，部队肯定是一个“伟大的起点”，但它的用处也就到此为止了。

“你牛，”父亲啐了一声，“这是你的生活，你爱干啥就干啥。说到这个，我得问你，你有什么打算？”

“你的意思是——？”我紧紧攥住了手里的塑料篮球玩具。

“等你退役以后，”他提高了嗓门，放慢了说话的速率，一字一顿地发出每个音节，就好像在跟一个外国人说话，“等你从部队退役以后，你打算干什么工作？”

砰！我可以想见，他倒了第二杯酒，加了更多的伏特加。

聪明人会准备好了才回答这个问题。聪明人会一遍又一遍地练

习自己的回答,直到准确无误。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每当我想象他脸上的表情——望着我老妈,表示难以置信——我就禁不住双腿发软。

“他不知道,”老爸停顿了一下,可能是在找硝酸甘油药片,免得心脏病第二次发作。

“你不知道?你刚刚为你的狗屁人生做了一个最重大的决定,可你却不知道下一步打算干什么?”

我此刻应该说些宽慰的话,给他指出,这一决定是一个理性的成年人做出来的,经过了大量的客观分析。

“哎呀,老爸,你何必这么激动?这真没什么大不了的。”

奇怪的是,他似乎不为所动。“我……我……我没法跟你说。正常情况下,我会说,‘我希望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是,哈,哈,你已经说得十分清楚了,你不知道。这样吧,你跟你妈说吧。”

我差点要哭出来,谢天谢地。老妈来接电话!她会理解我的苦衷。她会宠着我,让我撒点野。老妈会摆平所有的事情。

“你真不知道你要做什么?”

“哦,没事的,老妈。不用为我担心。车到山前必有路,咱们会有办法的。”

不把所有那些乏味的人生规划和盘托出(而且是脏话连篇),以为说一句“车到山前必有路”就够了,这可不是母亲们乐于接受的,尤其是我妈妈。她喜欢听到具体的航班行程,以及目的地。

还好,后者(目的地)我的确已经有了。我可能还没有想清楚到了那里后打算干什么,但我知道我要去的地方——芝加哥。我女朋友凯蒂的家就在那儿。

事实上,当时,那是我人生中唯一可以确定的事。我坠入了爱河。我答应她,向她保证,六月份回到父母家中好好放松一段时间后,我就搬去芝加哥。我父母家在纽约的北边,离市区有四十五分钟的车程。

可是,对于大儿子回到美国后的第一个月,我父亲另有安排。草坪的杂草至少已有一英尺高了,饭厅则需要粉刷一下,去年秋天落下的叶子也必须耙一耙了。

“为什么帕特里克就不能去草坪锄草,像我以前那样?”我大发牢骚,拿弟弟说事。

老爸摇了摇头:“他对草过敏。”

“对草过敏? 老爸,他可是玩橄榄球的达人。”

那个夏天我打不赢嘴仗,只好干活。我锄草,我粉刷,我耙地,累得我屁股生疼。而且,每天还要忍受父亲发出的阵阵哀叹,嫌我胸无大志,一文不名。

老爸是恨铁不成钢。他二十五岁的儿子每天上午要睡到十一点才起床,卧室里满是球星和啤酒的招贴画,那还是我读高中时挂上去的。这副样子根本不能在我的两个弟妹面前树立天天向上的优秀榜样,也让他的希望落了空。每天早上冲凉前,他都会来到我的房间,摇我的床,把我从昏睡中闹醒。二十分钟后,他要去上班时,又会走进我的房间,开了灯,照例来一番每天的“诫勉”。

“我说,大兵哥,今天去找个工作怎么样?”他会这么问我,不等我有所反应,又接着说:“都三个礼拜了,你连一次面试都没有。我听说麦当劳正在招人,他们的广告是:寻开心,有得吃,交朋友。好了,好了,至少把该死的草坪修剪一下,这总可以吧?”

虽然离开布朗克斯区已经二十五年了,他的口音还是很重。

作为撒手锏,我亲爱的父亲会在出门的时候猛然拉掉我的被子,然后才去上班。他在工作中多半也是这么教训年轻人的。他离开房